

立日自修
素系立日自修



韩素音 著
杨光慈 钱 蒙 译

凡花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

——凡 花

韩素音 著
杨光慈 译
钱 蒙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素音自传：凡花 / (英)韩素音著；杨光慈，钱蒙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1994.12重印）
ISBN 7-80074-525-2

I. 韩… II. ①韩… ②杨… ③钱… III. 韩素音-传记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5465号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凡花
韩素音 著
杨光慈 钱蒙 译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30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国家建材局情报所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字数 310千字 14.25印张

版次 1991年12月第1版

印次 1994年12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74-525-2/I·237

定价 11.90元

序

韩素音 Han Sui-jin

西哲有言，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民族文化的倖存有赖于民族自觉及热爱这一文化的过去，有赖于有意识的确认其不断做出的努力与成就。这些努力与成就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蕴育了文化。

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至今还如此强劲有力，能够适应及生存于历史长河中的迭次变革，因为它能坚守历史的延续性。虽然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依恋，有时遭到批评和指责，因为它对新形势的适应过于迟缓。可是从时间递嬗的眼光看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国较其他国家（除了日本），其变化是远为迅速的。

整个人类既是历史重大事件的产物，又造就了我们社会行动和我们的意识。作为一个欧亚人，介乎两种文化之间，我在数十年生活中比多数人更深感其互相的汇合与促进。这两种文化，对我个人性格的形成显示了巨大的历史性力量。

因此，我写这些书，不但是部自传，仅仅记录我个人的生活以及形成我性格的具体环境，而更为重要的是关连到当时的中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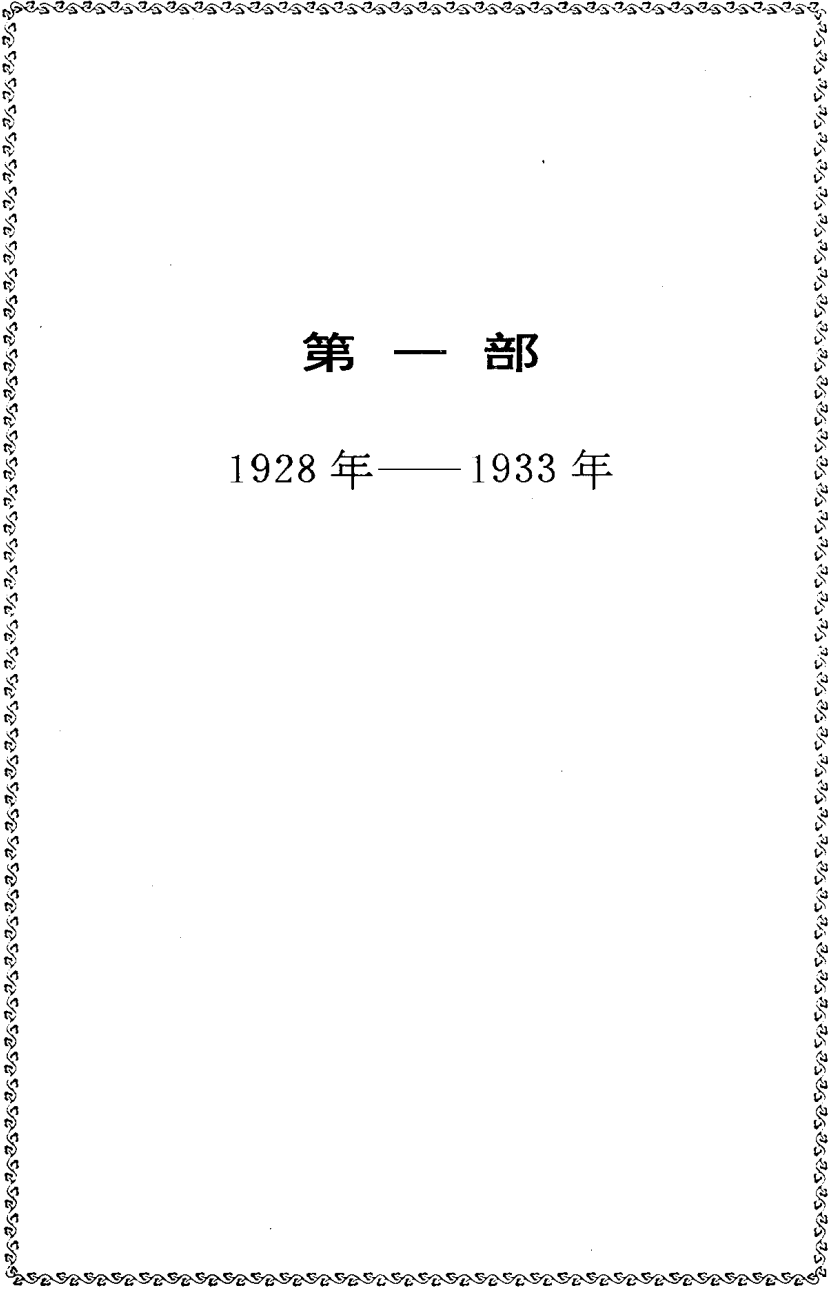
及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初次尝试，我想通过个人或许多“个人”，使历史知识易于被人接受；也许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个人，我在历史发展和受其左右的人们之间，发挥了它的一线牵连作用。

所以，这样的书写来并不容易。我的目的是要使读者注意到我们这些人，浮沉在历史的宏伟长河之中，巨浪时起时伏，我们既是它的组成部分，又是主体和活跃于其间的主要力量。

我的这些书，在某些西方大学里今天被作为值得研究的历史著作。但他们又可作为消闲的读物。这些书里并不尽是死者、枯骨，或是指导过生活的事迹与岁月的积聚，而是我们亲身经历过和意识到的一部分，构成我们的灵魂与决心。

“只有知道我们的过去，才可能使我们支配与塑造我们的未来。”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孤立起来或者自我孤立于大地上其他国家及民族之外。我的这些书，我想是可以供给年轻人若干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读物，因为这些青年正在探索对于他们各自生活的意义。

(冯亦代 译)



第一 部

1928 年——1933 年



第一章

在车厢过道的旮旯里蜷缩着一个老人。他的孙子在火车上当乘务员。这个老人身穿黑长袍、头戴毡帽、手里拨弄着一串不太长的、漆黑的珠子。这串珠子可不是当时有钱的人为了保持手指关节灵活而拨弄的那种红宝石或绿宝石珠子，也不是如今纽约精神分析学家为了使电脑王国的巨头们放松神经，相信太平盛世总将来临而推出的那种紫晶珠子。这是一串普普通通用来消磨时光的珠子，一串用棉线穿缀起来滑圆的木棉籽，由于长年累月拨弄搓揉而失去了原有的光泽。

火车发出喷嚏声和跺脚声。我这个小女孩似乎听见珠串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在送走时间。我好象看到《启示录》把全部时间捏在关节肿大的手指里，分配给黑夜，分配给太阳主宰的白昼。不一会儿，我的注意力又转向一本杂志。这是隔壁车厢那个英国女人带来的一本杂志。这个英国女人也去海滨避暑。“你留着看吧，亲爱的。我已经看完了。”

“说声谢谢，罗萨莉”，母亲说道。

那个英国女人脸上抹着粉，双唇闪闪发光，眼睛蓝莹莹的。她犹如一只羽毛光亮的鹰；牙齿洁白，鞋子和头发油光锃亮，双眼炯炯有神。她留下的那本杂志亮晶晶的。一束阳光倾泻在封面彩色的照片上：一簇鲜花下站着两个人。这就是蒋介石总司令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拍的结婚照。

六个多月以前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举行的那场婚礼，家喻户晓，就连我罗萨莉也都知道。爸爸的朋友华南圭先生和他的太太（妈妈说她是波兰籍犹太人）管宋家叫外国银行买办。妈妈说他们是上海的银行家。爸爸说他们是美籍华人。罗萨莉知道一点银行的事情，因为爸爸在一家银行里有存款。北京的法国银行模样有点可怕；哥哥去天津以前工作过的德国银行窗上装着铁条；比利时银行是妈妈戴着帽子和手套去取外公从比利时寄给她钱的地方。大人们每逢谈论银行的时候，就跟他们谈某某将军、某某军队一样，声调总有些特别。我两眼直瞅着这本过期六个月的杂志，那上面刊登着蒋介石举行盛大婚礼的照片。大人们谈论起这个盛大婚礼时就跟他们谈论其他一切权势显赫的人物一样，耷拉着双肩、压低着嗓门，就象那行动诡秘的乞丐伸出手来试探一下那样。我这个十一岁的孩子懂得二加二等于四，军队加金钱等于权势。金钱的威力最大，因为金钱可以买通一切，甚至可以买通军阀和军队。军队和金钱一旦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权势。

婚礼盛况空前。各方要人云集……国民革命军至高无上的领袖与新娘胞兄宋子文博士为首的家族大联姻……一千三百名宾客出席了婚礼……其中有：总领事阁下悉尼·巴登爵士、日本总领事矢田先生……美国太

平洋舰队总司令马克·布列斯脱上将……新娘身穿……
将赴……度蜜月……蒋总司令休假多久，尚不得而知
……可能不满一周。南京政府急待蒋总司令主持……整
顿……

喔，我们到海滨去啰，我们到海滨去啰，我们去北戴河过暑假啰……罗萨莉、蒂莎、玛丽安我们姐妹三人，还有爸妈都去。尽管七月酷暑天气热得要命，北京气温高达华氏 103 度，可是，爸爸只能在海滨呆两天。爸爸得管铁路通车的事情。他要是不坐在办公桌后面那把藤转椅上，冬天背靠米色的靠垫，火车准通不了，这一点罗萨莉一向坚信不疑。可眼下，爸爸遇到麻烦了。铁路上有人要抢他的差事。朱先生是新上任的局长。每星期一，他都要召集铁路员工开会，宣读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然后发表一通演讲。演讲结束时，他总是高呼：“我们最高的领袖蒋介石总司令万岁！”就是这个朱局长想把爸爸的差事夺走，然后转给他的一个亲戚，一个刚从美国学习回来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的岳父在南京新政府当官。朱局长本人后台也很硬，他的姻兄是宋子文手下的一个次长。朱局长可能把爸爸给撤掉，把他发配下去，发配到铁路上某个小站，由自己的亲戚来顶替爸爸现在的差事。这几个星期，爸爸一直在犯愁。昨天晚上，他还只对妈妈说，秋天他可能得“到下面去”几个月，视察工作。朱局长和他亲戚的事情也只是一丁点儿、一丁点儿透露出来的。妈妈讲，从爸爸嘴里掏点东西出来比从石头缝里挤出血来还要困难。

“在我们去北戴河的前一天，你跟我说这个。我明知大祸临头，还怎么能在海滨过好假期呢？”妈妈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道。“你

总向他们低头，总不挺直腰杆为自己申辩……我要是个男人，我就要跟那个姓朱的说说我对他有什么看法——这些南方人呀——他们就知道要钱、要钱……”

罗萨莉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爸爸到海滨去两天，他的差事会不会出问题呢？罗萨莉知道，这年头人们都在造谣，诋毁别人的名声，好让别人丢掉差事。除非你有后台，除非你有钱请客送礼，不然很难保住饭碗。妈妈没有给朱局长的三个太太送过礼，爸爸也没钱请客。罗萨莉浮想联翩。她幻想：在自家花园里发现一个钻石矿，她把钻石矿送给爸爸妈妈，发了财，妈妈终于喜欢罗萨莉了，因为罗萨莉是那么地聪明！她挖呀、挖呀，想挖出古代留下的宝藏，终于发现了一个钻石矿！罗萨莉手里捧着那本光彩夺目的杂志，凝视着那个年轻女人，那个昔日的宋小姐，当今的蒋夫人。她的脸庞多美呀！她戴着钻石耳环，嫁给了中国第一号大人物蒋介石总司令，十二月里站在一大簇白玫瑰下……罗萨莉陷入了遐想。

吃饭时间到了。火车向前运行，跨越了空间，跨越了时间。妈妈可能并不了解孩子们的秉性，不能敏捷地猜到孩子们难以捉摸的心思。可是，她一向保证让孩子们吃得饱、吃得好。除此之外，对一个母亲还能要求什么呢？三姐妹嘴里咀嚼着食物。窗外一根根酷似大麦颜色的电线杆向她们迎面扑来，随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火车隆隆地驶过原野，不时发出呜呜的嘶鸣声。夏日里，干旱的大地热浪翻滚，田园龟裂，棕褐色土坯垒成的农舍散落其间。西部大平原遭受了旱灾，地里的庄稼都已枯死。农民们挣扎在死亡线上。死亡笼罩着大地，到处泛滥着兵灾。五十万大兵在觅食充饥。他们象蝗虫一般掳掠、吞噬着麦杆上的青稞粒。北洋军阀的部队也一样。他们犹如蝗虫，聚成朵朵乌云从天而降，吞噬着大地。尽管

蒋介石用银洋收买北洋军阀，尽管报纸上大喊大叫“和平已经来临”、“万事如意”、“前途光明”，但实际情况并不妙，一切还是老样子。每到一站，爸爸总是走到站台上看看，和站长们聊聊。有一个站台上站着约摸三十来个穿着破烂灰色军装、饿得瘦骨嶙峋的大兵。周围弥漫着一片恐怖的气氛。人们绕道而行，目光躲着那些大兵，生怕灾祸临头。有些大兵没有胳膊，有些大兵没有腿，有一个大兵全靠四截残肢像狗一样在地上匍匐爬行。他们全都饥肠辘辘，向坐在火车里的乘客要钱，可以说是硬逼着要钱。他们愁容满面、杀气腾腾、身上散发着臭气，手里拿着破瓦片权作讨饭钵，从一个敞开着窗口走到另一个敞开着窗口。“遣散的兵”，爸爸说。“他们都是残废。”士兵们受了伤就这么被抛弃沦为乞丐。但是，在这一群瘦骨嶙峋的士兵中也有未曾受伤致残的。他们要上火车。站长劝阻道：“弟兄们，士兵弟兄们，列车都满了。”的确，三等车都满了。在前一站，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想扒到火车顶棚上去，结果被打了下来。可是，这会儿，大兵们都上了车，因为谁都怕他们。五个士兵爬到蒸汽机前，把身子绑在机车排障器上。接着，火车又轰隆隆地往前开动了。

中午，火车抵达天津。天津是一座海港大城市。城里有外国租界，外国士兵，英国兵、美国兵、日本兵荷枪实弹，枪口上插着刺刀。铁路上也有外国兵，多少年来一直驻扎在铁路沿线。据报道，新政府强人蒋介石要把铁路收归国有，从外国人手里收回来。但妈妈却不以为然，耸耸肩膀说：“这可不行。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太强大了。”

玛丽安要吃糖。妈妈又打开装食品的篮子，里面有火腿三明治、煮熟的鸡蛋、苹果馅饼、甜点心等等。乞丐们顿时蜂拥而来，用

手扒着车厢窗玻璃。警察闻讯赶来，用警棍把他们哄走。苍蝇也来凑热闹，就象变魔术似地成群飞来，直叮我们袒露着的胳膊和大腿。它们照样也被赶跑了。有一只苍蝇慌忙之中飞进了玛丽安的嘴巴，玛丽安把它一口吐了出来。

天津有两个火车站：总站和东站。火车抵达东站时，哥哥走进站来，眯起他那双近视眼在找我们。

“他来了”，妈妈说她的儿子，“还那么近视。为什么不戴眼镜呢？”

哥哥在暑天里显得又白又瘦。他穿着白短裤、白衬衫、戴一顶欧洲人夏天都戴的那种遮阳帽。他说天津的一切都那么好。哥哥在工商大学教书，挣钱比在铁路上干了十四年的工程师爸爸还多。

“你应该上这儿来”，哥哥对自己最喜欢的妹妹罗萨莉说道。“你应该到天津来上学。北京是一个落后的鞑靼人的城市，死气沉沉的，什么变化也没有。”

哥哥住在一所德国公寓里，这座公寓坐落在前德租界内，名叫阿培尔公寓。哥哥对德国人赞不绝口：“这个国家就得有几个德国人来收拾收拾。”

汽笛响了。火车咕咚咚地摇晃起来。哥哥的个子虽然很高，但是随着电线杆一根一根地闪过，他那身影逐渐缩小了。

一列火车通过，所有的火车接踵而至。它们好似蝗虫簇拥在一起，蹂躏着被烈日烤炙的平原。火车在群山峡谷中穿行，在蒙着太阳薄雾的地平线上消失，在玫瑰被露水湿润的清晨颤悠，在太阳下山天空犹如被死者的尘埃染红时尖声地鸣叫。

一股股洪水、一股股没有尽头、象征着中国苦难和不幸的洪水拥进了火车站又退了出去，夹带着长满虱子和脓疮的乞丐，夹带着

伤残的大兵。这些大兵袭击火车，被打跑了，又折了回来。火车就在这股洪流中威武庄严、大模大样地穿行。火车头在深夜发出猫头鹰般的尖叫，它吃煤、喝水，喷出一缕缕白烟，就好像将军们头盔上的羽毛一样直挺挺的。火车好像一匹马，时儿向后倒退，时而睁大了眼睛向前奔驰。贫穷、饥饿没完没了，没有尽头。关于火车，关于一家人的生活、爸爸的生活、罗萨莉的生活，谈起来也一样没完没了，没有尽头。爸爸和他的朋友刘姑爹、华南圭先生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谈论火车啦，使铁路中断的战争啦，谈到用火车赚到的钱偿还债务啦，1924年、1925年的铁路大罢工啦，诸如此类的事情。

“军阀吴佩孚知道怎么对付那帮捣乱的共产党工人，把他们全都给毙了。我们的领袖跟吴佩孚一样也会这么干，决不会心慈手软。那帮共产党如果要煽动工人造反，他会对付他们的。”朱局长说这番话是威胁工人的。爸爸现在在他的好朋友华南圭先生面前重复朱局长说的这番话。1928年夏天，华先生的脸活象铁路叉道上停放着的一辆敞篷车，罗萨莉管它叫“丧门星”的脸。华太太刚从法国回来。他们俩的孩子揽洪和雷拉还在欧洲。华太太正在写一本书。“一本什么书来着？”妈妈问爸爸。“是一本讲欧洲女人嫁给中国男人的书”，爸爸回答道，眼睛瞅着他栽植的葡萄树。

梦幻般的下午。火车颠簸摇晃着。孩子们进入了梦乡……火车穿过洪水泛滥的地区。夹带着泥沙的大水淹没了一切，唯独铁路路基高，火车才幸免于难。混浊黄色的大水在懒洋洋地回转，围困着露在亮汪汪水面上的树梢。沉寂的大水、懒洋洋沉寂的死亡之水淹没了四周的田园。极目远眺，望不到什么农舍，只见露出水面的大树枝上人们象鸟一样栖息着，一动也不动。火车沿着垫高的路基从他们身旁隆隆驶过，甚至还冲着他们尖声嘶鸣，但他们却无动于

衷，连头都不抬一抬。他们知道，火车不会为他们停下，谁也不会停下来救他们。他们将在这一片懒洋洋的汪洋中死去，谁也不会来过问。火车行驶几十英里、几百英里，所到之处都是灾民。妈妈打开篮子，把食品分发给孩子们吃。罗萨莉一生中，整个一生中，每次登上火车嘴里吃着东西映入眼帘的是同样的情景：死一样沉寂、泥浆色的汪洋大海，默默无言、没有任何指望、等着死去的灾民。

阳光下出现了海市蜃楼：梦幻般的湖泊、泥浆色闪烁着光芒的大海，远处一片龟裂的田园。小女孩尖声叫道：“洪水！洪水！”但那只是一场梦。“这儿没水”，爸爸说。“那是两年以前的事”，妈妈说，“那时候，我们遇到过洪水，还记得吗？”罗萨莉摇摇头，说不记得了，跟妈妈撒谎，不让妈妈了解我——罗萨莉。

原野上无穷无尽的坟头，一直伸向遥远的天际。这些圆帐篷似的坟墓就是死者的归宿，每一处埋着一把枯骨。墓地也是一片干枯的不毛之地。这些原来的血肉之躯也都受过尘世生活不幸的折磨。有谁知道他们躺在九泉之下期待什么呢？天空呈现一片玛瑙色，骤然间，变成了蔚蓝色。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只闪烁着蓝宝石光芒的圆丘，犹如一座巨大的坟墓，发出一阵一阵叹息。

“大海，大海”，妈妈叫了起来。夕阳西下，蔚蓝色的天边挂着一道彩虹。海潮后退，远远离开了海岸。任何人初次见到这番景象都会目瞪口呆，永生难忘。蒂莎急忙跑到窗口，玛丽安提起了小桶和铁铲；妈妈放下还没有啃过一口的馒头。雪松若隐若现。湛蓝的海面烟波浩渺，一望无边。“妈妈，为什么海比地高？为什么海像座大山？为什么海像彩虹一样圆？”“赶快！赶快！别把东西落在火车上”，妈妈嘱咐着大家。“我们到了。这就是北戴河。”

周家人走出车厢，踏上月台。月台上飘逸着低沉的音乐声和香

水味。爸爸、妈妈、蒂莎、玛丽安和罗萨莉看见了海滨的风光，欣喜若狂。

葛劳勃公寓派了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在车站上接我们。我们乘坐人力车前往葛劳勃公寓的途中，看到了桉树、柿子树，还有粉色的牡丹，就像大元帅的勋章似的引人注目。

葛劳勃夫人的脸像一只长相和善的土豆。她上身紧紧地裹着一件浅蓝色的衣服，淡色光滑的头发挽成一个髻，在后脑勺上摆动。葛劳勃夫人规定的房钱合情合理。妈妈后来说，她供应的饭菜土豆太多，肉蛋太少。我们都不喜欢喝牛奶。这完全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妈妈从来也不勉强我们非喝牛奶不可。“我孩子的牙都非常好”，她逢人便夸：“真正的华北人的牙齿，一辈子也坏不了，用不着喝牛奶。”

晚饭前，罗萨莉跑到海滩上去。海滩与葛劳勃公寓相距才五百码。罗萨莉穿过修葺得整整齐齐的草地。草地上不时可以看到蜥蜴色粘泥似的牛粪。母牛在牛栏里哞哞地叫。此刻，太阳已收敛起它的光泽，缩成一团巨大的红色火球，一个劲地往下坠落。沙子金光灿灿。你抚摸它，把它捧在手里的时候，都像金子。但当罗萨莉在海滩上挖出金子放进铁桶的时候，它又全变成了沙子。

有多少个下午，罗萨莉铲着大海在饥渴的沙滩上留下的金子。她铲呀、铲呀。金子就是钱。爸爸需要钱请客送礼保住他的差事。可是，罗萨莉铲起的金子全变成了沙子。

夜晚，那永不平静的大海呼啸着，听起来像是远处火车发出的隆隆声。躺在我身旁的妹妹正在打鼾，妈妈在熟睡。我听着大海哼唱宁静的铁路之歌，一阵孤独感突然袭上了心头。

葛劳勃夫人叫我们搬家。她不让我们住大平房，让我们搬到约摸要七分钟才走到的一栋小些的平房去，跟一个老年英国绅士合住。住在那儿唯一不方便的是要走到主楼去就餐。起先，妈妈不太高兴。可是，葛劳勃夫人说，订房间时出了点差错。

那栋小平房相当迷人，三边是房子，中间是个小花园。房子两侧是卧室。我们占用一间卧室，英国绅士占用另一间卧室。中间的起居室两家合用。起居室里靠着一面墙放着一只大玻璃书柜。我从来也没有看到有这么多的书。我走到书柜跟前，妈妈喊道：“别动，当心葛劳勃夫人把我们撵出去。”

但是，葛劳勃夫人走到书柜跟前，把插在锁眼里的小钥匙一转，玻璃门打开了。上下五层大部头书散发出一股霉味。

“现在，你可以看书了，罗萨莉。”

人们到海滨来游泳，沐日光浴。北戴河小村庄店铺附近有一个小图书馆出租图书。儿童书籍租费每月两元。图书馆里没有罗莎莉爱看的有关宇宙的小说。

我们所住的那一片平房原来的主人是一位英国医生。他每年夏天来北戴河，因为他的大多数病人每年夏天也来北戴河。这位医生去世后，葛劳勃夫人买下了这些平房，连房子里的家具、书也都买了下来。

北戴河夏季的旅客几乎全是欧洲人：各国外交使团的家属、天津的商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有几个白俄，有几家有钱的欧亚混血人。有几家非常富有的中国人住在自己的花园洋房里。这些中国人聚在一起打麻将，不像外国人那样去洗海水浴。因为这些中国人有钱又有势，连外国的外交官们都邀请他们到家去作客，陪他们打麻将。